

# 再見，砂州

林陽

三句鐘的跋涉，從鶴江到砂河，從星城到貓城，切切盼望能與你重逢，好訴別後情懷，說說我即將遠離的心緒。

打了幾通電話，依舊沒能聽見你低柔低柔的聲音響在另一端。想到我們在同一座城同一抹天空却無緣聚守，多少有些悵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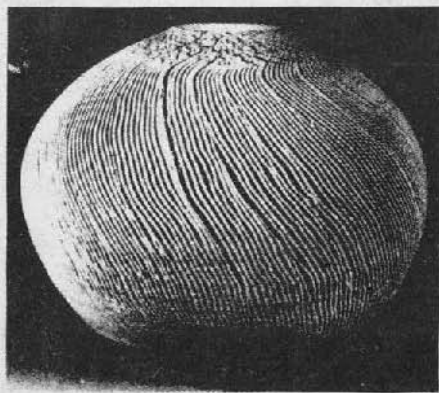
好想找一個角落與你對坐，告訴你這顆浪蕩了多年以後的心已不勝倦意，可我又沒足夠坦率的胸襟去完全接受此處的天地人情。總覺得一廂情願容易叫人痛苦和委屈，南中國海的距離再怎麼渡怎麼拆還是距離。

這些年來，我在沉默中聽着許多怨憤的聲音，那是發洩也好，蓄意都罷，我努力不讓熱血翻騰，唯被刺痛的感覺仍透進心窩底。我不要悲哀跑來找我，可時代的推進雙向的交流看來並未擴張我們可以開放的心靈。讓誤解再再加深，又有什麼好處？

我并非首次聽聞，但不免自問——那邊廂的人都狂妄自大嗎？都極度優越嗎？我常懷抱的卑微似乎都在向我嘲弄。或許，請時間去見証一切吧！人家說「不識就不愛」，陌生真是個頑劣的孩子。

許多時候，當我靜聽友人的傾談，耳際常蕩起你曾經撒落的言語。你的溫文敦厚，一如朝升的暖陽，那般亮麗地貼在我的心房。數年來，當我回首走過的風雨，便是感覺慶幸。能在砂州走一遭，并暢飲拉讓江水，確是我未曾料及的事，而初初的惶恐掛慮到今天竟釀成深深的感激和依戀。那由陌生至熟稔，由模糊至清晰，由不慣到不捨的心路歷程，將在我的生命中烙成一道永不褪色的記憶。

此番錯失了當面與你說再見的機緣，對我來說是個小小缺憾。我的離去已成定局，再也不會因為有了些許不願意而改變。然不管人在哪里，我將致力讓心海能有更大的包含，讓自己對不美能有更深的容忍。



關於我的身份，我想捨棄「曖昧」兩字又不能。或許你會說是「特殊」才貼切。不管怎樣，在許多場合許多時候我都好尷尬。像那天我步上台領獎時，可憐說我來自星城，下台時有人笑稱我真是星城人麼？當朋友將我介紹給他人時，常不忘加上來自西馬數字。一旦我飛抵半島彼岸時，熟悉或不熟悉的也都特別強調砂州越三個字。其實大家都沒錯，而諸如這般的反反覆覆忽東忽西的，却使我心間久久不能平息。

然不能不息的到最後將靜謐落來。當我重臨家鄉的椰影婆娑時，類似的尷尬將讓風逐漸風乾。但我知曉這一走我會迎向更多的挑戰，只是今天的我已不再有昔往太多的怔忡和畏縮了。四年的砂州歲月，我帶走的不多，失去的不少，可這些在它給我的歷煉相形之下，真個不復計東西了。

朋友，我就快踏上歸途了，雖然我尚未知今後歇腳的據點，却不感急切。但願有朝一日我們能相聚，在哪一天哪個角落，都好。將來若你有緣在半島駐守一段歲月，并用心去聆聽每一個聲音，到時你就會明白我此刻所懷有的心情了。

就這樣，在一個朗朗清天的早晨，在一個溫馨洋溢的斗室，我以一筆字句一心平靜，把再見投給砂州，把懷念寫給你。

# 來信告知

陳全興

來信告知

我心有所愛。不忍抹煞一切  
我手捧一些快感，更多心折  
在時間的邊陲  
青天遙對大海  
我只能用想像的額頭  
靠着額頭，想  
卡拉卡拉的往事  
如散壞的默片，一閃即逝  
靠着肩膀，想  
利那利那的星空  
寂靜姿態如刀，隨風來襲

不忍毀滅一切。我心有所愛  
意念早已遠離，孤獨悄然而至  
佯裝整個世界正要打烊  
今天明天後天，一切都井井有條  
而且平穩前行，爲了  
眼前的，無法挽救的悲劇效果  
我以喜劇心情努力給你寫信強調：  
友誼還需繼續下去……

# 找一首歌來唱

武聰

你總會找到一首歌  
一首唱了叫你堅強的歌  
而週圍的羣山會向你回應  
那驅走所有的眼淚的歌聲

眼淚真是沒用，你會說  
流了也挽回什麼，可憐  
而你若有心，眼淚不須流  
生命中有和風也有烈火

和風也好，烈火也好，在風火中你終會明白  
任何哀傷都不須保留  
要來的總會來，你只有慶幸與感激  
唯其這樣，你才有心歌唱

生命之歌處處有  
你要把歌唱起才能解放自己  
而有一首歌你會唱它一輩子  
當你你知道你再無他求……

## Finding A Song To Sing

You sure can find a song  
A song to sing so that you remain strong  
And the hills will echo to your ears  
The sound that beats all sighs and tears

Tears are lousy weapons, so you have said  
For they can't win back anything, so sad  
But if you wish, tears you need not shed  
In life, rain and fire are always set

In the midst of fire and rain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all sorrows you need not retain  
Come what may, gratitude you should ascertain  
And the will to sing you could then maintain

Songs of life there always will be  
You need to sing to set your heart free  
And there will be a song that you sing for life  
When you know you have nothing else to find.

# 銘心事……

艾利

01  
如今是不知該怎麼說起了。  
年終的季候風又掛起，金急雨急促而從落地落在髮間。  
雨天我總是比平日快樂，關起門聽雨，沒頭沒腦的，一面  
儘往自己手心吹起熱氣，情緒由高而降免不了自憐自傷，  
與雨同哭。一轉念却是它磊落明澄的心情。赤腳踏上市，  
頻頻向快樂追逐。  
自己是如此孤單而快樂。

02  
我愛這麼說：我有五位很能幹的姑姑，我們和第二小的  
那位最爲要好，當然對其他的也都喜愛，但比較好的是這  
位。

一個冷清的清晨，我在咳嗽，咳得很厲害，坐在爸爸  
的天藍色汽車的後座的左邊，姑姑用手直拍在我的背上，希  
望我止咳。我的鼻頭里緊緊塞著一股酸氣，不知是什麼來  
的，光只懂得咳。躺在姑姑的臂彎下掏手帕。

路程是我和姐姐上學在先。下車前，婆婆叮嚀我和姐姐  
同姑姑說再見，給了我們一人一元，叫我們乖乖上學去。  
那次一別，竟是永遠的事。

那幾年，姑姑的心是很飄泊的吉普賽，常到外面闖蕩。  
機場上我們幾番徘徊，等她，她無論去了那里，最後總會  
回家來。

最後一次她出門，我向她要了一個洋娃娃。娃娃是大大  
的圓臉，穿紅白棉衣裳，她說伊叫安安，另一個叫東東，  
是給姐姐的。姑姑對姐姐說，安安是給妹妹的，妹妹比較  
壞蛋，一定要強眼的紅衣裳。

小時候一直覺得哭泣是件難爲情的大事，也極端不愛吻  
人與被吻，但姑姑却愛吻人家的面頰，也愛叫人吻她的，  
動不動要跟我們做交易。那次同姑姑揮手，堅持不做這  
些事。

懂得流淚傷心是這幾年的事，重洋之外是雪山層層成了  
阻隔，怎麼說也見不到她。  
山高遠水愁煞人，這些年才懂得哭斷腸。

人世間  
砂州越星詩社  
文藝雙週刊  
67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03  
去年還是何時的舊事，已經有點遠的味道，無法讓自  
己覺得真切，還是銘心，也是遺憾。  
世界如此浩大，年華如此短促，世事即使飄忽，也該懂  
得叫自己活得如雨後綻放的第一株蓓蕾，十分善待自己，  
也有足夠的本能將悲憤化爲力量。

這麼一想，就常常認爲自己只不過是個隨身都附帶着許  
多快樂的平凡女子，笑是笑，哭是哭，愛是愛，不愛是不  
愛，黑白極端分明，青春是長了小翅膀的小天使，張着人  
眼睛摸縱華年，華年里愛情是純白的部份，愛人是百般情  
意，是能屈能伸的發亮男子，信仰不是在一種模式里任由  
揣測而後摒棄的裝飾。

於是時間再短，道路再長，都已是各自的事。  
李宗盛唱：關於愛情的路，我們都曾經走過，關於我們  
的事，他們統統猜錯。  
這麼靜靜的想起，最後只懂得 莞爾的笑。

## 人世間

曾經有一幫人，在漆黑的夜空  
下，燃燒着熾熱的心，翹首追尋  
星座，要探索方向，要創建一座  
理想瑰樓：文學的，藝術的，思  
想的……多少年了，  
那些熾熱的心，如今我們感受着  
我們，這些曾在星光下長大的  
孩子，如今更要珍惜那星座的微  
芒，要讓熾熱的心永遠熾熱下去，  
要繼續建設那理想的瑰樓。  
●●  
有理想總是好的。理想在多次

的質疑與肯定後應該趨向清楚明  
白。然而日復日，夜復夜，許多  
文字帶出許多表情許多心事，我  
們就耽於文字，我們可曾檢討，  
我們的理想落實了多少？若說理  
想不是憑空而來，若說理想脫胎  
自現實人生的深切感受，那麼我  
們的理想，是落實於文字之間，  
抑或人世之間？

●●  
文字呀文字，人間呀人間，讓  
我們一起燃燒下去。燒成文字的  
人間，人間的文字。  
(羅胡)